

王氏合校水經注

冊
五

日知錄卷之四

四

水經注卷三十一

長沙王氏校本

後魏酈道元撰

滄水

清水

隱水

濯水

瀕水

灋水

湏水

滄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

趙釋曰全氏曰按左傳云楚子上與晉師夾泚而軍杜預曰泚水出魯陽

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即滄水也蓋音同字異耳

堯之末孫劉累以龍食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懼而遷于

魯縣立堯祠于西山謂之堯山故張衡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

孝立唐祠于堯山堯山在太和川太和城東北滄

水出焉張衡南都賦曰其川瀆則滄澧藻瀝發

源巖穴布瀟漫汗潏沆洋溢總括急趣箭馳風

疾者也滄水又歷太和川東逕小和川又東溫

泉水注之水出北山阜七源奇發

官本曰按近刻脫阜字源訛作泉案朱脫訛趙增

改刊誤曰北山下落阜字
實字記校增泉當作源

炎熱特甚闕駟曰縣有湯水可以

療疾

官本曰按近刻疾下有矣字案朱趙有

湯側又有寒泉焉地勢不殊而

炎涼異致雖隆火盛日肅若冰谷矣渾流同溪

南注澁水

官本曰按南下近刻有流字案朱有趙刪刊誤曰流字衍文

澁水

朱趙不重澁水二字

又東逕胡

木山東流又會溫泉口水出北山阜炎勢奇毒

痼疾之徒無能澡其衝漂救癢者

朱趙癢並作養刊誤曰箋曰白氏六帖作救癢按癢

本作養荀子榮辱篇骨體膚理辨寒暑疾養凡从疒後人所加

咸去湯十許步別池然後可入

湯側有石銘云皇女湯可以療萬疾者也故杜

彥達云然如沸湯可以熟米飲之愈百病

官本曰按飲之近刻

訛作飯而案朱同箋曰一作飲之趙改飲之

道士清身沐浴一日三飲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飯案朱

作飯箋曰一作飲趙改飲

多少目在四十日後身中萬病愈三蟲

死學道遭難逢危終無悔心可以牢神存志即

南都賦所謂湯谷湧其後者也然宛縣有紫山

山東有一水東西十五里南北二百步湛然沖滿無所通會冬夏常溫世亦謂之湯谷也非魯

陽及南陽之縣故也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宛魯陽俱屬南陽郡何以云非魯陽及南陽之縣殊不可解酈蓋以宛有湯谷魯陽

亦有之南都賦所云是宛之湯谷非魯陽之湯水西京南陽治宛而王莽更宛曰南陽故亦或有直稱宛為南陽之縣也然文義特晦

張平子廣言

土地所苞明非此矣滢水又東房陽川水注之

水出南陽雒縣西房陽川北流注于滢滢水之北

有積石焉世謂女靈山其山平地介立不連岡以成高峻石孤

峙不託勢以自遠四面壁絕極能靈舉遠望亭亭狀若單楹插

霄矣北面有如頽落劣得通

朱作道箋曰當作通步趙改通

步好事者時有扳陟耳

滢水又與波水合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俗

謂之歇馬嶺川曰廣陽川非也即應劭所謂孤

山波水所出也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滢其水

又南逕蠻城下蓋蠻別邑也俗謂之麻城非也波水又

南分三川于白亭東而俱南入澧水澧水自下

兼波水之通稱也是故闕駟有東北至定陵入

汝之文

趙釋曰全氏曰周禮豫州其川滎洛其浸波澧康成師古皆不知波水所在而以滎波之波當之後人或疑其非而以爾雅洛出為波之波當之不知滎洛既

為川矣不應復以其支流為浸也波水自當以出霍陽由澧入汝之波為是此可補入周禮注中

澧水又東逕魯陽縣

故城南城即劉累之故邑也有魯山

官本曰按近刻脫山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有魯下落山字漢書

地理志校增

縣居其陽故因名焉王莽之魯山也

趙釋曰一清按今漢志無此文昔在于楚

文子守之與韓邁戰

官本曰按邁近刻作搆下有難字案朱趙同

有返景之誠內有南陽都

鄉正衛為碑

趙釋曰隸釋跋曰龍輿正衛碑水經作衛為靈帝中平二年立在汝州昆陽城中水經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衛為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衛

彈勸碑此則其一也趙氏誤認衛為街遂云莫曉其為何碑予考其文則縣令寧陵君承昆陽喪亂之餘愍繇役之害結單言府班董科例收其舊直臨時募顧不煩居民太守東郡王襄丞

濟陰華林優卹民隱為之立約自是之後吏無苛擾之煩野無愁痛之聲其大略如此又云因民所利斯所謂惠康之策又有輕賦斂及役艱苦之語頌則美其輕賦均約蓋是紀述守令繇

役條教也前書食貨志月為更卒已復為正注云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謂給中都官者衛宏漢官舊儀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習射御騎馳戰陣又云民給

正衛材官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為民酸棗令劉熊碑云愍念蒸民勞苦不均為作正彈造設門更此云都鄉正衛彈者與劉君碑同困學紀聞曰周禮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耒注云耒耜者里

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于此合耦使佐助疏謂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金石錄有中平二年正月都鄉正街彈碑在昆陽城中趙明誠失于攷禮注而鄭道元注水經洪氏隸釋皆

以街爲衛又誤矣漢書食貨志言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里胥之塾其卽里宰所謂耨耨者與續金石錄云周禮里宰合耦于耨鄭元謂耨耨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疏云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于此水經建寧三年改新豐爲都鄉而百官志凡州所監爲都鄉者都邑之鄉若今之關廂也故鄉曰某鄉而都鄉則無地名封爵有都鄉侯在關內侯之上正者漢官舊儀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前漢食貨志月爲更卒已復爲正師古曰更卒給郡縣一月而更正卒爲給中都官者此都鄉之正也周禮于耨合耦以勸農漢人于街彈之室糾彈不法昆陽當亂喪之餘徭役煩苦郡守縣令班董科條收其舊直臨時顧募不煩居民立碑于街彈公所以頌其德也洪氏云趙氏誤認衛字爲街改名街彈碑亦引衛宏漢官舊儀爲證無論街彈見于註疏若衛士乃正卒一歲以後所遷之名又一歲爲材官騎士百官志註云凡八月都尉令長相丞尉課試殿最非若正卒亭長之所得糾彈也況去士字似不成語予意仍題街彈爲得洪氏碑目云水經作衛爲趙作街彈按水經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衛爲碑衛爲似人姓名在魯陽非昆陽也如以衛字屬之上文則爲碑二字題額又何說乎又引劉熊碑愍念蒸民勞苦不均爲作正彈按三國志吳張淑爲司直表正彈曲二十人專司不法與劉碑之正彈同非此碑之正係卒夫之名也况洪之所辨乃衛字若引劉碑則正彈連合又何關涉乎扈林曰水經注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衛爲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勸碑衛之與街豈可強傳者按鄭元駁許慎異義曰周禮六十五皆征之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又張晏漢書注曰監門里正衛也正衛自是漢魏微官秩若封人仕同里宰不得以解街彈之室也

注

水右合魯陽關水水出魯陽關外分頭山橫嶺

下夾谷東北出入湟湟水又東北合牛蘭水水

發縣北牛蘭山東南逕魯陽城東水側有漢陽侯

焦立碑牛蘭水又東南與柏樹溪水合水出魯

山北峽谷中東南流逕魯山西而南合牛蘭水

又東南逕魯山南闕駟曰魯陽縣今其地魯山是也水

南注于滢滢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

所謂應侯順德者也彭水注之俗謂之小滢水水出

魯陽縣南彭山蟻塢東麓北流逕彭山西下有

彭山廟廟前有彭山碑漢桓帝元嘉二年杜仲長立

趙釋曰一清按范史桓帝紀元

嘉紀元僅二年至明年夏五月改元曰永興不得云三年也或碑以春立在未改元之先此與成陽靈臺碑正同

彭水逕其西北漢

安邑長尹儉墓東冢西有石廟廟前有兩石闕闕東有

碑闕南有二獅子相對南有石碣二枚石柱西南有兩石羊中

平四年立彭水又東北流直應城南而入滢滢水

又左合橋水水出魯陽縣北特山

朱作東箋曰宋本作北特山趙改山

東

南逕應山北又南逕應城西地理志曰故父城縣之

應鄉也周武王封其弟爲侯國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

弟戲以桐葉爲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封故曰應侯鄉亦曰應鄉按呂氏春秋云成王以桐葉爲圭

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矣趙釋曰一清按呂氏

春秋以下是臣瓚說見漢志注師古曰武王之弟自封應國非桐圭之事應氏之說蓋失之焉又據左氏傳云邲晉應韓武之穆也則應侯武王之子又與志說不同戰國

范雎所封邑也謂之應水澧水又東逕犇縣故城

北左傳昭公元年冬楚公子圍使伯州犇城犇是也出于

魚齒山下春秋襄公十八年楚伐鄭次于魚陵涉于魚齒

之下甚雨楚師多凍役徒幾盡官本曰按役徒近刻作徒役案朱趙同晉人聞有楚師

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

功矣所涉即澧水也水南有漢中常侍長樂太僕吉成侯州苞

冢官本曰按近刻脫成字州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金石錄漢隸字源引此文俱作吉成侯州苞今校補冢前有碑基西枕岡趙基改墓

刊誤曰基隸釋作墓城開四門門有兩石獸墳傾墓毀碑獸淪移人有掘出

一獸猶全不破甚高壯頭去地減一丈許作制甚工左膊上刻

作辟邪字門表漸上上起石橋歷時不毀其碑云六帝四后是詔是諷蓋仕自安帝沒于桓后于時閭閻擅權五侯暴世割剝公私以事生死夫封者表有德碑者頌有功自非此徒何用許焉

石至十春不若速朽苟墓萬古祇彰誚辱嗚呼愚亦甚矣

趙釋曰金石錄

跋尾曰吉成侯州輔碑名字已殘闕其額題云漢故中常侍長樂太僕吉成侯州君之銘輔姓名見范氏後漢書宦者傳以定策立桓帝與曹騰等七人同時封為亭侯今此碑載當時詔書有云其封輔為葉吉成侯以此知其名輔而鄴道元注水經云潞水南有漢中常侍長樂太僕吉成侯州苞冢冢前有碑其辭云六帝四后是詔是諷今驗其詔文實有此語獨以輔為苞蓋水經之誤當取漢史及此碑為正一清按輔碑載隸釋其碑闕姓與字輔字無殘闕趙德甫云名字殘闕蓋搨本未善耳碑文云特以才明敏達拜小黃門選事和熹后孝安思皇后時為大宮令孝順皇帝踐祚復拜小黃門遷城府令當拜中常侍讓與同郡銡任後以病孫位起家復拜謁者令中尚方令遷中常侍遭順帝棄天下扶佐孝冲孝實帝兼領黃門令順烈皇后攝政拜長樂太僕遭孝實無嗣乃定冊惟幕援立聖主有定社稷之勳建和二年七月己巳封為葉吉成侯和平中復拜大長秋永壽二年十二月丙子薨其銘詞所謂六帝四后是詔是諷者也洪氏曰葉吉成者葉縣之吉成亭也又碑陰有故京兆尹延篤叔堅名字洪氏曰州輔碑目自漢陽太守而下四十有九人其人稱邑曰冠軍曰宛曰章陵曰新野曰比陽曰魯陽皆南陽之邑餘人惟延篤有傳乃南陽蠻人則不稱邑者蠻之人也碑云鄉人姻族相與刊石則又知輔為蠻縣人也又金石錄跋尾云余初得州君墓碑又覽水經所載意此字猶存會故人董之明守官汝潁閒因託訪求之特以見寄其一辟邪道元所見也其一乃天祿字差大皆完好可喜之明又云天祿近歲為村民所毀辟邪雖存然字畫已殘闕難辨

湔水

又東犍水注之俗謂之秋水非也水有二源東

源出其縣西南踐犢山東崖下水方五十許步

不測其深東北流逕犢縣南又東北屈逕其縣

東而北合西源水官本曰按源近刻訛作流案朱趙作流西源出縣西南頗

山北阜下東北逕犢城西又屈逕其縣北東合

右水官本曰按右近刻訛作二案朱趙作二亂流北注于滄漢高祖入關破南陽

太守呂齰于犢東即于是地滄水之陰也滄水又東南逕

昆陽縣故城北昔漢光武與王尋王邑戰于昆陽敗之走

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官本曰按近刻脫闕字案朱趙無會大雨如注滄川盛溢

官本曰按川近刻作水案朱同趙改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

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皆乘尸而度趙作渡矣

東北過潁川定陵縣西北又東過鄆縣南東入于

汝

滄水東逕西不羹亭南亭北背汝水于定陵城北

東入汝鄧縣在南不得過

清水出弘農盧氏縣支離山

官本曰按支近刻作攻案朱趙作攻趙刊誤曰箋曰孫按山海經云支離之山清

水出焉按方輿紀要云郡志云清水出嵩山縣雙雞嶺雙雞蓋攻離之譌然方俗之稱字隨讀改山海經作支離字形之近也

東南過南陽西鄂

縣西北又東過宛縣南

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弘農郡盧氏縣下云熊耳山右有育水南至順陽入沔考鄧注以均水當之其出弘

農盧氏縣攻離山之清水方輿紀要云俗名白河逕內鄉縣東境又東南流至南陽府城東繞城南達于新野縣府境諸水悉會焉又南至光化縣東北又東逕故鄧城東南而入于漢水地理志亦云南陽鄧縣育水出西北南入漢與道元注正同二水源流既不相甚遠而名稱又復相似故詳辨之如此

清水導源

趙增宏農二字刊誤曰導源下落宏農二字全氏校增

東流逕鄧縣故城北

郭仲產曰鄧縣故城在支離山東南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故城南在攻離山東案朱同趙刪南仍攻鄧

舊縣也三倉曰樊鄧鄧鄧有二城北鄧也

官本曰按後魏析置南北鄧端水逕南鄧城東清水逕北鄧城

北漢祖入關下浙鄧卽此縣也清水又東南流歷雒縣

之衡山

官本曰按近刻脫歷字之下衍雒字案朱同趙增歷存雒刊誤曰流下落歷字

東逕百章郭北又

東魯陽關水注之出水出魯陽縣南分水嶺南水

自嶺南流北水從嶺北注故世俗謂此嶺爲分

頭也其水南流逕魯陽關左右連山插漢秀木干雲

是以張景陽詩云朝登魯陽關峽路峭且深亦司馬芝與母遇

賊處也

朱箋曰魏志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為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

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官至大司農

關水歷雒衡山西南逕皇后城西建

武元年世祖遣侍中傅俊持節迎光烈皇后于清陽俊發兵二

百餘人宿衛皇后道路歸京師蓋稅舍所在故城得其名矣山

有石室甚飾潔相傳名皇后浴室又所幸也關水又西南

逕雒縣故城南昔秦文公之世有伯陽者

官本曰按伯陽近刻訛作陽伯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陽伯當作伯陽詳渭水篇刊誤

逢一童曰咎曰被

官本曰按近刻訛作彼案朱訛趙改

二童童一雒也

得雌者霸雄者王一童翻飛化為雙雒

趙釋曰一清按史記索隱引列異傳曰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道遇

二童子云此名為媚在地下食死人腦媚乃言曰彼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

光武

宋書符瑞志媚作媚晏公類要引此注是皆與被乃兩童子名可與郊祀志互證

朱箋曰按列異傳云陳倉人得異物獻之道遇二童

獲雒于此山以為中興之祥故置縣以名焉

子云此名為媚在地下食死人腦媚乃言彼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為雒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搜神記所引正同但云其雄者飛至南陽秦表其地為雒縣後光

武起於南陽此注留曰以下似有缺文趙釋曰一清按漢志南陽郡雒縣師古曰舊讀雒音弋爾反而太康地志云即陳倉人所逐二童子名寶雞者雌止陳倉為石雄止此縣故名雒縣疑不可據也顏說是也蓋雒縣西京已有之是注云光武中興置縣亦非搜神記以為秦縣得之關水又屈而東南流注

于涇涇水又東南流逕博望縣故城東官本曰按縣下近刻衍西北二

字案朱衍趙刪刊誤曰西北二字衍文郭仲產曰在郡東北百二十里官本曰按近刻脫在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郡上

落在字又朱趙百上有一字漢武帝置校尉張騫隨大將軍衛青西征為軍前導

相望水草得以不乏元光六年封騫為侯國地理志南陽有博

望縣官本曰按志下近刻衍曰字又脫博字案朱趙有曰字朱無博字趙增刊誤曰當作博望縣落博字王莽改之曰宜樂也

涇水又東南逕西鄂趙有縣字故城東應劭曰江夏有鄂故

加西也昔劉表之攻杜子緒于西鄂也功曹柏孝長官本曰按柏近刻訛作伯案

朱訛趙改刊誤曰箋曰九州春秋曰時柏季長在城中按魏書注引九州春秋正作柏孝長季字誤刻也聞戰鼓之音懼而閉戶蒙

被自覆漸登城而觀言勇可習也涇水又南官本曰按清近刻訛作清案朱訛趙改

刊誤曰清水當作涇水涇水注之水出弘農郡盧氏縣之熊耳

山東南逕酈縣北東南逕房陽城北漢哀帝四年

封南陽太守孫寵為侯國趙釋曰一清按漢表作方陽云在龍亢俗謂之房陽川

又逕西鄂縣南水北有張平子墓墓之東側墳有平子碑

文字悉是古文篆額是崔瑗之辭盛弘之郭仲產並云夏侯孝

若為郡薄其文復刊碑陰為銘然碑陰二銘乃是崔子玉及陳

翕耳而非孝若悉是隸字二首並存嘗無毀壞又言墓次有二

碑今惟見一碑或是余夏景驛途官本曰按景近刻作逕案朱訛趙改刊誤曰逕隸釋作景疲而莫

究矣趙釋曰一清按隸釋跋曰世所傳凡百君子者即平子篆碑其石已中斷合向城後碑始能成文此刻有夏侯湛姓名而云書之碑側蓋酈氏考之不詳又金石文有河闕相

張平子碑具載其辭趙明誠金石錄亦有之此即崔瑗之作隸釋載孝若之文而略子玉之撰蓋搜錄之漏也水南道側有二石樓相去

六七十丈雙峙齊竦高可丈七八柱圓圍二丈有餘石質青綠光

可以鑒其上樂廬承拱官本曰按樂近刻訛作鑾案朱訛趙改雕簷四注官本曰按近刻訛作柱案朱趙作柱

窮巧綺刻妙絕人工題言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

趙釋曰一清按樂史云是北齊時人恐非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自相謂

曰先君生我姊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玄宅翳靈后土冥冥絕

後何以彰吾君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建樓以表

孝思銘云墓樓東平林下近墳墓官本曰按下近刻作不案朱訛趙改刊誤曰不隸釋作下而不能

測其處所矣洹水又東南流注于清水世謂之肄

水官本曰按近刻脫此二字案朱脫趙增刊誤曰謂之下落肄水二字肄洹聲相近非也地理志

曰熊耳之山出三水洹水其一焉東南至魯陽

入洹是也趙釋曰一清按三水謂伊水清水即水經之均水也又有洹水漢志云過郡二行六百里師古曰洹音耳過郡二謂弘農及南陽也清

水又南逕預山山東山上有神廟俗名之為獨山也山南

有魏車騎將軍黃權夫妻二冢地道潛通其冢前有四碑其二

魏明帝立二是其子及臣吏所樹者也清水又西南逕

史定伯碑南又西為瓜里津水上有二梁謂之

瓜里渡自宛道途東出堵陽西道方城官本曰按堵近刻訛作堵西訛作而案朱趙作堵而趙改西

刊誤曰全氏云漢志續志晉志皆作堵陽魏收志始作堵陽然水經舊本仍作堵陽章懷注引水經注云堵水南逕小堵鄉可證也世本忽堵忽緒不亦惑乎予謂六朝後魏改堵為緒道元

於洹水篇作堵于潁清水篇改從緒各存所是正無取乎從同也而孫潛校改西建武二年世祖自堵陽西入破虜

將軍鄧

朱作劉箋曰後漢書作鄧奉趙改鄧

奉怨漢掠新野拒瓜里上親搏戰降之夕

陽下遂斬奉郡國志所謂宛有瓜里津

官本曰按里下近刻有野字案朱有趙刪刊誤曰野字衍文

夕

陽聚者也阻橋卽桓溫故壘處溫以升平五年與范汪衆軍北

討所營

官本曰按所近刻訛作列案朱趙作列趙刊誤曰箋曰按晉書穆帝本紀桓溫遣諸將討河北在永和五年而范汪傳云桓溫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

免爲庶人卒于家本紀范汪之廢則在升平三年與此互異按晉書穆帝紀永和五年桓溫北伐乘石遵之亂也十年伐關中討苻健也十二年又北伐則征姚襄也海西公太和四年又北伐慕容暉蓋不僅永和五年一役而已范汪之廢溫公通鑑目錄書于升平五年而穆帝紀升平五年又無廢汪事汪廢在哀帝紀之冬十月卽升平五年之冬十月也汪傳以爲溫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似是討姚襄事溫傳所云以譙梁水道旣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是也然升平五年春正月北中卽將都督青徐兗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鄒曇卒二月以范汪代之又在伐姚襄之後豈溫以汪勢旣威忌之追論前事而廢之耶朱氏以汪廢在升平三年三豈五之誤刻耶

清水又西南逕晉

蜀郡太守鄧義山墓南又南逕宛城東其城故申

伯之都

官本曰按城近刻作地案朱趙作地朱都作國趙改刊誤曰國黃省曾本作都

楚文王滅申以爲縣也秦

昭襄王使白起爲將伐楚取郢卽以此地爲南陽郡改縣曰宛

王莽更名郡曰前隊縣曰南陽劉善曰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

故以爲名大城西南隅卽古宛城也荊州刺史治故亦謂之荊